

致敬劳动

在锦绣河山锦上添花

○王珍

“我们泰顺空气清新、水质好，生态真的很好。”这些口口声声把“我们泰顺”挂在口边的并非真的是泰顺人，其实，他们只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浙江交工）造路人。但他们对这个国家生态县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居全省前列的泰顺，是那样的爱护和珍惜，他们生怕在挖方填土、爆破震动、施工时所产生的扬尘和噪声等污染了水环境，损坏了绿化，打扰到当地居民。

项目部的常务副经理范远林话不多，但只要开口，必定会涉及环保。2018年11月28日那天，站在高山上的葛垟茶场，远眺山那边蓝天白云下的飞云湖，范远林深情地说，飞云湖的

曾经听全线的党支部书记

水极清澈。湖面的烟波、帆船，湖岸的绿树、翠竹；散布其间的古村落，村民风淳朴，极富民族特色。这是一个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典范。他深情的话语中，显现着一颗柔软的心。

“泰顺的晴天，是碧蓝的，清澈得没有任何杂质。泰顺的黄昏，是浪漫的，是粉蓝结合渐变的甜蜜氛围。泰顺的天，有时候是神奇的，展现与你相隔的另一个世界。泰顺的乌云也是美丽的，我喜欢阳光透过云层的那束光亮……”和这诗一样的语言同时出现在文泰4标人朋友圈里的，还有美丽的配图，见证着建设者美好的心情，以及想留住这些美好的决心。

曾经听全线的党支部书记

章长广说，光是爆破材料费就450多万元，每天有17个爆破点一起爆破。我当时心想，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硝烟弥漫、风尘滚滚的“战场”啊。

但当我们一行人从多条施工便道上经过，看到的全都是山清秀、水碧碧的景象。我曾近走一个水库去拍照片，看见清澈的水中有鱼翔浅底，它们毫不受惊吓地只顾悠然自得地嬉水，那份和谐、平静让人感慨。远处有琴键般的碇步桥，似有“溪水清流溪水长，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”的《采茶舞曲》，欢快地跳跃于水面。

文泰4标沿线经过葛溪、洪溪、南山水库等水源，他们都小心翼翼，倍加呵护。在那些建设工地上，那些在悬崖峭壁

间肩挑手提、人工开挖的情景，让我常常在恍惚中回到20多年前的交通建设工地。都说“泰顺的水是甜的，比什么瓶装水都好喝”，其实，表达的正是浙江交工人那种情深意长的环保心情，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，也是他们造福一方的雄心壮志和情怀。

无论是便道、临建还是施工，对那些不可避免的山体开挖，他们几乎都会立刻种上花草苗木，快速进行边坡复绿，包括友谊桥段所见的那大片的格桑花。他们的感觉，就像见不得身上的皮肤被划开一样。所以常常可以看到白居易《钱塘湖春行》中的情景：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

虽然整个工程的工期紧、

难度大、风险高、管控难，但他们不浮躁、不粗糙、不畏惧、不野蛮。虽然他们气吞山河豪情万丈，充满着“叫高山低头、令河海让道”的气度，但他们不仅仅是大刀阔斧、风卷残云，还是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。

造路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危难困苦险阻，只能在他们轻描淡写中自己去想象。而他们在施工中所表现出的细腻、侠骨柔情，安全施工、和谐施工、环保施工、文明施工却是真实地存在，点点滴滴让我怦然心动。

浙江交工人是在锦绣河山之上，又密密地绣上了美丽、时尚、具有时代感的针针线线。锦上添花，一个使用了许多年的词，浙江交工人让我重新懂得了它的真正含义。

情景交融

在力洋孔邂逅小花

○蔡菊香

跳下车，穿过高高的覆盖着茅草的村口牌坊，右侧一个圆形的石头坛子迅速跳入眼帘，坛子正中竖一块巨石，上书大大的“孔”字。这里，便是藏于宁海“东海云顶”茶山脚下的“力洋孔村”。

村舍上，随处可见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等字样，文字周围配着孔子的头像或孔子教导学生时的场景，一股浓浓的儒家文化气韵和着山野纯净的清风扑面而至。

一条叮咚作响的溪流伴随村道而行，白亮亮的水流打着旋儿欢快地向前奔涌，仿佛已流淌千百载，显出村子的清幽和雅致。

“小花，过来呀！”正当我站在村中央凝望一幢古建筑时，我妈的呼唤声冲进我的耳朵。我回头去看，发现小花矮小圆润的身子站在不远处。见我回头，小花便用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快活而又充满期待地望着我。这一望，让我的心顿时酥软。

“小花，来！”我堆出满脸的笑容，近乎慈祥地招呼它。小花试探性地伸过一只脚，顿了顿，把伸出的脚缩了回去。它吸了吸鼻子，又顿了顿，再把那只脚伸了出来，接着，另外的脚也慢慢地跟上来。终于，它小小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，一摇一摆地向我走来，让我心生惊喜。莫非，它也懂得“有朋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？

待小花靠近，我这才继续凝望眼前的古建筑。古建筑白墙黑瓦朱漆门窗，上下两层八角上翘。上层挂有镂金匾额“大成庙”，下层横匾“孔氏家庙”，门口廊柱挂了副对联，“圣庙崇文茶山麓下南宗裔，杏坛授道薪水溪边孔氏居”。看到此，我暗暗心惊，难道这里居住着的是孔子的后裔？看来，村口的石刻“孔”字大有来头。我看了一看小花，小花便用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快活而又充满期待地望着我。这一望，让我的心顿时酥软。

“小花，来！”我堆出满脸的笑容，近乎慈祥地招呼它。小花试探性地伸过一只脚，顿了顿，把伸出的脚缩了回去。它吸了吸鼻子，又顿了顿，再把那只脚伸了出来，接着，另外的脚也慢慢地跟上来。终于，它小小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，一摇一摆地向我走来，让我心生惊喜。莫非，它也懂得“有朋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？

待小花靠近，我这才继续凝望眼前的古建筑。古建筑白墙黑瓦朱漆门窗，上下两层八角上翘。上层挂有镂金匾额“大成庙”，下层横匾“孔氏家庙”，门口廊柱挂了副对联，“圣庙崇文茶山麓下南宗裔，杏坛授道薪水溪边孔氏居”。看到此，我暗暗心惊，难道这里居住着的是孔子的后裔？看来，村口的石刻“孔”字大有来头。我看了一看小花，小花便用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快活而又充满期待地望着我。这一望，让我的心顿时酥软。

2013年，力洋孔村举办了第一次“孔子文化节”，当时，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孔氏后裔近800人齐聚力洋孔村，共同祭奠祖先。大

溪流、孔庙、老屋、古树、古井，孔子的儒家文化思想已渗透进力洋孔村的每个角落，带给我视觉上的享受，更是精神上的洗涤。

我们边走边聊走出村口，小花忽然又说：“你是来和我们告别的吗？”我惊喜地伸出手去摸小花的头，这回小花老老实实地低下头去，任我在它的头上轻抚，眼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。

“这只小花狗，还真通人性呢！”同伴望着小花，笑着。

●

微型小说

凉亭风波

○姚瑶

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，一座凉亭坐落在半山坡上。这里是交通要道，人来人往，过往行人都会在凉亭歇歇脚、喘口气、欣赏欣赏周围的美丽风景。

一天，老李和老王在凉亭中相遇。老李在凉亭中东看看、西瞧瞧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对老王说：“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这里行人多，想摆个茶摊，供应茶水，一定生意兴隆。”老李眉飞色舞，显得很得意。老王“嘿”了一声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摆茶摊这事，我比你想得早，已早有打算，今天就是来看场地的，明天就开始业。你可别跟我争。”

老李说：“我家屋后的茶园大，茶都吃不完，你还是照顾照顾我吧！”

老王说：“我家的茶叶质量好，大家都喜欢喝呢！”

老李说：“你年纪比我

闲情逸致

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

○黄吉祥

2018年入冬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。

这个冬天来得有些突然，仿佛就在一夜之间。气象台宣布杭州入冬的当天，周边就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，虽然这场雪没有进入杭城，但却把与杭州市区毗邻的临安和安吉一带染成了一片洁白的世界。毕竟临安如今已是杭州的一个区了，而安吉与杭州也只有咫尺之遥，这两地也算是杭州都市圈的范围了。

大雪节气后的第二天，杭州城里就真的下了一场大雪，飘飘洒洒，下了一天一夜。与往年相比，这场大雪来得有些匆忙，杭州的深秋似乎还没有尽情地展现它特有的风姿和魅力，就急不可待地在跟人们说明年再会了。孤山脚下的枫叶还没有红透，西泠桥两边还有不少的荷叶在被秋风吹拂的湖面上昂首挺立着，北山路上的一地落叶还在发出沙沙的响声；人们甚至还来不及去看一看朝晖小区那条以银杏落叶闻名的小径，冬天就这样不期而至了。一些游客刚刚整理好行囊准备出发，还来不及出门就意外遭遇了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真说不出到底是喜还是恼？

是喜，是因为江南的冬天，难得遇见这样的下雪天气，地球变暖，使得地处南国的人们对下雪越来越感觉是一种奢望。是恼，是因为还没有见到冬天真正的本色，冬天就到来了。

在我记忆里的童年，每年的初雪往往是在元旦前后降临。只要一下雪，我们就知道离学校放假不远了。往往是连续刮上几天西北

风，气温就迅速降下来了，哪怕是在白天，天色也会渐渐变暗。顷刻间，卷杂在寒风中的雪花就纷纷扬扬地飘舞起来，软软地落在地上。再被风一吹，有时地上见不到多少雪花，但墙角边却已积得厚厚的一层了。从下午一直落到晚上，晚上再落到第二天早上，无声无息地，地上就已经积得一尺高了。

这样大的雪现在已经很少见了，也难得见到童年时那样的冬天了。记得那时，雪厚过腰并非只是传说，

我们看到那样的大雪，觉得十分壮观而感到欣喜，而父母则在担心这么大的雪怎么去上班？出门买菜都困难，怎样解决全家人的三餐问题？

我也曾经去拍过断桥残雪。那是在十多年前，一夜的大雪也令我十分欣喜。凌晨4点多醒来，我就告别温暖的被窝，背起相机，坐着早班公交车出发了，来到断桥边已近5点钟。我本以为这么冷的天，这么早，断桥边应该不会有啥人吧？然而我想错了，只看到断桥上已经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影了，仅有的一点积雪早被踩得一塌糊涂，哪里还有什么美感可言。断桥残雪，本来是一处人文和自然相结合的景观，已经完全被观赏者自己的双脚彻底摧毁了。

当然，杭州的冬天并不缺少美景。但对大部分外地游客来说，别处可以不去，惟独断桥不能不去，不管有没有下雪。因为断桥不仅仅承载了流传几百年的神话传说，更多的是西湖十景之一的“断桥残雪”这个名字，给了众多外地游客无限的想象空间。

是喜，是因为江南的冬天，难得遇见这样的下雪天气，地球变暖，使得地处南国的人们对下雪越来越感觉是一种奢望。是恼，是因为还没有见到冬天真正的本色，冬天就到来了。